



李漢源

一浪接一浪的全運測試賽

全運會的測試賽接連不斷，讓香港的體育迷們感到無比興奮。上星期的場地單車和沙灘排球賽事剛結束，緊接的星期六、日，紅館又舉行了籃球測試賽，參賽隊伍包括香港的東方、永倫、滿貫以及香港U22隊。比賽過程緊張刺激，最終U22以兩分之差戰勝滿貫，奪得冠軍。這些年輕的籃球選手將代表香港參加全運會。

雖然是測試賽，但他們在面對強勁對手時毫不怯場，這次奪冠無疑是個良好的開始，更令人期待他們在全運會上的表現。而這場測試賽還首次安排了電視直播，讓更多觀眾能夠欣賞到比賽的精彩瞬間。對於體育製作人來說，電視直播的要求更高，背後需要一支專業的團隊共同努力。籃球賽事的製作需要約四五十名工作人員，包括導演、導播、攝影師、慢動作導演等，每個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着重要作用。大家的默契配合和團隊精神，讓這場比賽能夠順利進行，將精彩的瞬間呈現給觀眾。

這種製作模式與奧運和亞運相似，儘管體育項目不同，製作團隊的規模和需求也有所差異。籃球和足球賽事的製作需求與馬拉松或三項鐵人賽大相逕庭。籃球賽在封閉的球場內進行，而馬拉松卻在廣闊的場地上展開，因此所需的人力和器材也不盡相同。可以想像在每一項目都有不

同要求的情況下，電視製作的成本便相當高昂：籃球賽的每日製作預算可能達到30萬元至40萬元，而一些大型製作如馬拉松和高爾夫球賽的預算則有可能超過100萬元。如果是冬季奧運的高山滑雪，成本更是天文數字，因為需要大量的設備和技術支持。基本的外動廣播車（OB Van, Outside Broadcast Van）成本也超過3,000萬元，而先進的4K設備則需達4,000萬元至5,000萬元，這也解釋了奧運版權費用的高昂。

除了體育節目的製作成本高以外，其他類型節目的製作費用也不容小覷。普通一集1小時的劇集製作費約在200多萬元，具體根據劇種和演員陣容而有所不同。商營電視台通常依賴高收視率的劇集來賺取廣告收入，經濟狀況良好時，這些收入可以支持更多的體育節目；而在經濟不景氣時，廣告收入下降可能會影響體育節目的數量，甚至需要尋求贊助以維持運作。

這些背後的努力和挑戰，讓每一場賽事的成功都顯得格外珍貴。希望未來的比賽能夠持續帶來激情和感動，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體育的魅力與團隊合作的力量。



●外動廣播車控制室。 作者供圖



方芳

「相親」在路上

適逢周日在上海，路經人民公園「相親角」，經歷了一次沉浸式「相親」體驗。「相親角」其實不是一角，而是大面積的「擺攤」，父母將兒女的相親資料，以紙本影印文字形式（沒有照片）展示，大部分擺在地上，有的貼在雨傘上，也有貼在旅行噐上，甚至捧在手心上，總之，以最佳角度展示……有心撮合的父母，看中了資料，再看看「親家」是否合眼緣，看對眼的即場交流，談得攏的便交換電話推薦給兒女。這些行之有年的「相親角」，在全國多個城市都有，都是當地父母的自發性組織。

看了一下地攤上相親的資料，條件相當優秀，不乏名校畢業，碩士、博士，還有海歸者，不少在上海有房有車，高薪厚職，然而真確性有幾多，進一步才能了解。有位手捧兒女資料牌子的太太迎了過來，可能見我穿着斯文，或許樣子還算和善，做「丈母娘」或做「婆婆」應該不難相處，「親家母」笑意濃濃地上前搭訕：「你的是男孩還是女孩？」誰知一聽不是操上海話的，又是遊客，馬上不搭理我了。在場也有中介媒人登記配對，有位上海太太嗓音很響亮，同行上海朋友給我翻譯，原來是三不要，「身高沒有175不要，工作不是編制內的不要，沒房子的也不要……」父母要求這麼高，孩子怎麼找對象呢？

中國人口統計男多女少，男比女多3,000萬，家有男孩，找對象就要贏在起跑線，要提早起步。上海平

均結婚年齡30歲，其實不算晚婚，年輕人大學畢業後找工作，有積蓄才能安家，「三十而立」立身、立業、立家，然而，今天網絡時代下，年輕人生活圈子窄，工作壓力大，獨生子女過慣優渥生活，不太懂情感技巧，追求精緻生活，怕負責任，不想養孩子就不需要結婚、不需結婚就不需要戀愛。正因為這一價值觀，可把父母急壞了，本來，找對象是私事，如今從私人領域進入公眾視野，電視相親節目、婚戀網站，還有「相親角」，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概念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選對象偏重品德、職業穩定；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，有物質剛性需求（電視、冰箱、電話）；二十一世紀，中國社會經濟富裕，婚戀重視情感因素、婚姻質量和房子、車子、彩禮等。古有花木蘭代父從軍，今有父母代兒女相親，新時代有新的需要。



●上海人民公園「相親角」內的一角。 作者供圖



陳希言

春日即景

聽！這是什麼聲音？滴滴答答，還帶有一絲涼意。打開窗一看，原來是春天的聲音啊！春雨緩緩從屋頂滑落，落在窗簷上，滴答、滴答。

看！這是什麼地方？天上飄着彩雲，地上百花齊放，猶如仙境。走近一看，原來是一片玻璃般的湖啊！這片湖仙氣飄飄，清澈見底，可以清晰地看見湖底的小石子和水草，就像一面鏡子。突然，一陣微風吹過，湖面泛起微微的漣漪，一陣細雨飄落，湖面出現幾個小酒窩。

湖面映出一片「花海」，花海裏有各種花：牡丹、玫瑰、月季、菊花、紫荊花、茉莉花……還有可愛的小草：彩葉草、三葉草、風鈴草、孔雀草、薰衣草、蒲公英……其中最吸引人的，就要數艾草了，艾草的葉子薄薄的，上面有裂齒，被一層白色絨毛覆蓋着。雖然樣子不太出眾，可是艾葉的那陣清香能讓人停下匆匆的腳步，那股淡淡的中藥味，勾起了人們些許回憶。還聞到了另一種迷人的味道，原來是一片桃樹林。桃花的味道很輕雅，帶有一點香甜，站在桃樹下深吸幾口氣，沁人心脾。

春天，你不像夏天那樣熱情，不像秋天那樣清爽，更不像冬天那樣冷酷。你溫柔、你體貼，你把春風撒給整個大地，你讓萬物復甦，你讓大地變得生機勃勃，你讓朵朵鮮花奮力綻放。謝謝你，春天！



●雲南昆明盛開的玫瑰吸引遊客前來拍照、體驗採摘。



百家廊

吳志發

歲月塵封吳坊墟

小時候，每逢農曆四、九之日，連城宣和吳家坊都有個固定的趕集日，也叫墟日，俗稱「吳坊墟」。

歷史上，吳坊墟曾與科利墟、曹坊墟並存。墟日為全鄉活動，5天一個輪迴，為生活提供諸多便利。吳坊墟集市設在升星村天妃廟門前的老街上。趕集之日，狹長的街道被人擠得水洩不通，吆喝叫賣聲此起彼伏，人聲鼎沸，熱鬧非凡，顯現出經濟十分活躍的景象。

遠近村莊有條件的人家，把雞、鴨、兔子、豬肉、牛肉、大米、黃豆、蔬菜、金橘子等肉類果蔬，或掃把、簸箕、籃子、水桶、鍋碗瓢盆等五花八門的生活用品拿到集市上賣，產品包羅萬象，應有盡有。左鄰右舍的大姑娘去趕集之日，均會精心打扮一番，似乎都急着想去與心上人約會似的。

村裏墟日的繁華地段，起於春鳳豆腐店，止於流芳子食雜店。全長約300米，各行各業，20餘間店舖林立其間，臨時攤位星羅棋布，各自招攬生意，顧客盈門。有豆腐店、食雜店、糕餅店、炸糰店、麥芽糖店、仙草店、理髮店、裁縫店、香燭店，還有信用社和經營日常百貨的合作社等等。

裁縫職業為手工細活，印象中是心靈手巧的女子手藝，村內卻是清一色的男子漢拾起繡花針，不免讓人納悶，難道女師傅都嫁走了嗎？肉類缺乏的日子，豬牛肉攤曾讓多少人駐足

徘徊，望肉興嘆。當年湧現出一批女性釀酒能手，她們挑起酒擔子走街串巷，婀娜多姿的身段，春風滿面的神態，清脆甜美的腔調，成為鄉下特有的一道亮麗風景。

光汝子麥芽糖店內，常有神情亢奮之人擠在簡易的八仙桌周圍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劈裏啪啦走中國象棋。培田村的「鯉魚頭」時年80餘歲，乃風雨無阻的常客，頑童般最愛悔棋，明明棋子被吃掉了，他卻硬要搶回來，一旦輸棋，立馬嘆道：「這局不算，重來，重來！」忠子食雜店常聚集三五村民閒聊，時不時數人合起來打平伙，從店內飄出的肉香，彷彿凝固在歲月裏，至今纏繞於記憶深處。

集市上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川流不息。有的年輕媳婦在賣鴨公仔，懷中抱着新生兒，嗷嗷待哺。生意一時忙碌起來，她們哪顧得上場合，乾脆在攤位前撩起衣衫，直接旁若無人地餵奶。一邊餵奶一邊與顧客交流。此舉惹得攤位前的莊稼漢們眼神閃閃發亮，欲看還羞。

稍不留神，一隻大肥兔從竹籠子裏逃竄出來，胖嬌追着滿街跑。兔子在各攤位之間東竄西溜，她便騰挪撲臥，硬是抓不住，弄得大汗淋漓、氣喘吁吁，引來陣陣笑聲。好不容易眼瞧要追上，未料牠「嗖」地一聲鑽進了下水道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「死兔子，早知道宰了你，讓我出盡

洋相！」胖嬌嘀咕着，心有不甘，一步一回頭。

攤位一家緊挨着一家，整條街道熙熙攘攘，人頭攢動，繁榮如小香港。此街道貫穿整個村子，是通往小學的必經之路。兒時路過集市，我不由自主放緩腳步，東瞧瞧，西看看，對琳瑯滿目的物件充滿好奇。

母親在集市上賣過燈盞糕，每次上學走到攤位前，我的雙腳立刻像被膠水黏住一般，再也邁不開步伐，口水直打轉。油鍋裏的燈盞糕「喳喳啦啦」地冒着泡，盡情舒展薄薄圓圓的小身子，歡唱着成長的快樂。它們金閃閃的表皮在晨光照射下更顯透亮可人，彷彿要把全世界的芳香獨霸於一身，嬌滴滴地誘惑着我脆弱的心靈。剛出鍋，滾燙滾燙的，我急不可耐地把它拎在指尖，快速融化在嘴巴裏。

1980年代末，人流愈來愈少，吳坊墟漸漸淹沒在歲月的風塵裏，全鄉人順應形勢统一到曹坊趕墟。吳坊墟人氣鼎盛的過往，猶如清明上河圖裏的繁華，是幾代人的共同記憶，更是定格在吾輩腦海裏的輝煌名片。如今，偶爾漫步古街，冷冷清清，物是人非，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。而曹坊墟位於鄉鎮最主要的街道上，反而一直延續至今。

歲月塵封吳坊墟，但她流光溢彩的身影依然蕩漾在我的心海。



連慧慧

幾個已婚女友聚在一起閒聊家事，說到夫妻彼此生活習慣，A對B說：「前些時見過你先生，你們可真有夫妻相呀！一定是你泥中有他，他泥中有你，是典型人家所說同飯鍋的一對。」

B哈哈笑過後馬上更正：「同飯鍋是同飯鍋，不過她家燒的是一鍋兩飯，他吃硬，她吃軟，他無骨不歡，就是每餐都要有骨落地，牛骨豬骨天天吃不厭，但是卻怕魚骨，從來不吃魚，也嫌魚肉浪費他那棚天生鑽石一樣堅硬的牙齒，沒骨頭嚼就不夠痛快，他吃蝦都怕剝殼，從來又只吃水果不吃菜，而她除了魚和蝦，什麼肉都沒興趣。」

C說她和她的另一半吃喝沒問題，倒是生活習慣各不同，她愛靜，他愛說話，愛聽歌和愛哼歌，閒來一個人也去卡拉OK，跟朋友通電話時常常放大嗓門說笑，吵得煩，勸他降低一點聲浪，他說家不是修道院，太靜便沒生氣！他愛陽光也愛燈光，陽光曬進來，還開亮全屋的燈。他慣早睡，他半夜三更還在看手機。

D說她兩口子完全沒衝突，婚前他便聲明我不是他的另一半，他也不是我的另一半，要是這樣，結婚後也不過只是兩個半邊人，這說法正合她心

意，他們的婚姻一直真是「兩個人」，連宗教信仰也不同，百分百「相敬如賓」，D看到幾個朋友神色有異，知道有人不大相信這樣奇特的婚姻，還是繼續悠然自得地說下去：「事實我們的婚姻這樣才帶來安全感，小三覺得我老公不夠浪漫，正因此望門止步呢，現在很多年輕情侶未過7年之癢，就有什麼前任和現任。也正因為這樣，我們20多年來婚姻才無風無浪，大兒子小女兒也許受到我們影響，性格也趨向於『我係我』，女兒好動朋友多，天天有節目。兒子是一天沒說3句話的電腦宅男。現在流行旅遊熱，我們一家四口從未為喜歡同一目的地而去旅遊，所以生活無驚無喜也平靜。」



●父母子女性格鮮明的和諧之家。 作者供圖



王欣

香港的咖啡時光

正值晚春初夏，晨霧未散，熱鬧了一晚的中環，彷彿像是打着哈欠的疲憊的夜吧侍者，在晨光中迎接新的一天。從酒杯換成咖啡杯，西裝革履的金融精英們穿梭在各自喜愛的咖啡小店，捧着熱氣騰騰的拿鐵或者卡布奇諾，信心滿滿地走進摩天大樓。

咖啡是大多數香港人開啟一天忙碌工作的「能量飲品」。對於我而言，無論是陽光明媚的日子還是陰雨連綿的日子，在街頭尋覓一間可愛的咖啡小舖，叫一杯白咖啡，坐下來看一兩個小時的書，都是無比愜意的體驗。

遊客扎堆的中上環是咖啡朝拜者的「聖地」。厭倦了咖啡連鎖店，可以悄悄地轉進上環的斜巷，石階縫隙裏長出的咖啡館總是藏着驚喜。某個轉角可能遇見日式佻寂風的吧枱，冰滴壺裏的耶加雪菲正以每秒一滴的速度萃取時光；再拐個彎又是意大利老爺爺的濃縮咖啡舖，斑駁的銅製咖啡機已見證三代移民的悲歡。

中環摩羅上街的古董露天市場，有一間有趣的咖啡店，店主使用的咖啡杯大都印着「萬壽無疆」等懷舊花紋字樣，復古風格與外面的古董市場相映成趣。不得不說，對於喜歡咖啡

的人來說，對咖啡器具的選擇，有時比咖啡的味道還要重要：生活的美學藏進工匠人製作的器物，再到達咖啡師的雙手，最後呈現在客人的餐桌上，糅合着咖啡豆的濃香，從視覺、嗅覺到味覺，給人一次複雜、奇妙的感官之旅。

如果你剛巧遇到咖啡師當下的心情是愉悅的，他/她很有可能為你的咖啡拉一朵有別於平時的心形的花，有時候是一隻天鵝，或者一隻白兔，換做是我，我會感恩，一個陌生人為我的生活又添上一幅絢麗的圖案。

在人口密集的油麻地、旺角、深水埗，涼茶舖與咖啡舖共生共存，中西文化糅合得波瀾不驚。難以想像一些常去光顧涼茶的老者，也會去咖啡舖買上一杯冰美式。而傳統的茶餐廳早就把咖啡倒進港式奶茶，配比成一種叫做「鴛鴦」的飲品，據說醒神的能力遠超咖啡，是做體力活工人早晨的至臻選擇。這就是香港，誰能分清這究竟是西風東漸，還是東方對西方的溫柔解構？

回到中環，又見到斑馬線旁支着露營椅的街角店，年輕的店主用虹吸壺煮出哥倫比亞粉紅波旁，氤氳水氣裏晃動着叮叮電車掠過的百年倒影……



伍呆呆

周末的早晨，一面喝咖啡、一面刷手機。

一位媽媽的視頻裏，她帶孩子在醫院排隊，聽見護士叫號時忍不住在咪高峰裏發出笑聲，排隊的人們隨後就看到一個小朋友從牙醫診所飛快地逃出來，護士跟在後面大叫兼追趕着……於是也忍不住笑，彷彿那個被追趕的孩子是我自己。

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個不願意陪孩子去看牙醫的母親。我的女兒從讀高中時開始，陸陸續續地去牙醫診所拔掉了她的4顆智慧牙，我一次都沒有陪她，單是聽女兒描述牙醫把麻醉藥的針頭刺進牙肉裏的痛，又用鉗子大力將牙齒拔出來的過程，我已覺膽戰心驚，渾身的汗毛都嚇到豎了起來。

女兒因之勇敢地成長。而我的膽子雖小，但年紀也還是隨着女兒的成長逐漸大了起來，與身邊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話題除了文學和人生的種種，時常會聽到他們說起各自的牙齒，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有壞牙，修補牙齒，拔牙植牙是大家的生活常態，也是我最不感興趣、最不願參與的話題。此前我的牙齒除了用來吃東西，也是

想起牙齒的早晨

我隨時隨地可以方便使用的小工具，我用它們啃線頭、啃手指甲、咬核桃殼、撬啤酒瓶蓋……因此很長的時間裏我的牙齒都是被朋友們羨慕的。

我自小害怕打針、害怕去醫院，甚至害怕聞到消毒水的味道，20多年前第一次看牙醫，是因為牙齒上積聚的茶漬和醬油漬，想去洗牙，卻因為看到牙醫駭人的真正的小工具，想像的翅膀在口中飛翔了一陣子，就果斷地放棄了洗牙的想法。幾年前我終於有了第一顆蛀牙，但因為蛀牙不痛不癢，就拖延着，一直拖到那顆蛀牙整整齊齊地掉了一半，又發炎開始疼痛，我才不得不去看牙醫。

坐到牙醫診所的手術椅上，眼睛還沒閉上，眼前就出現了電影《死神來了》中發生在牙醫診所裏那些恐怖鏡頭。所幸去的是我熟悉的朋友小王醫生的診所，我緊握的手指關節還未來得及泛白，手裏就被小王醫生溫柔地放進一個毛絨絨的公仔，抓緊公仔，再閉上眼，張嘴接受診治時便感覺安心了。但這種安心只限於小王醫生給我的牙齒做檢查和上藥消炎，對於他要拔去我那剩下的半顆蛀牙和做植牙手術的建議，我的拖延症又再

度發作，一拖便是一年。

其間牙痛也有再度發作的時候，那句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來真要命」被我一次又一次深刻地理解。只是，每次痛過以後，一想到要去拔牙，要被醫生往我的牙肉裏扎針，我便心生恐懼，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和逃避了。

有一段時間我在教堂的慕道班聽課，聽課期間我的蛀牙痛到連吃止痛藥都無法止住痛，常常是一面捂着腮幫子忍着痛聽修士在台上「講耶穌」，一面在心裏祈禱，請耶穌帶走我的牙痛——別人是「病急亂投醫」，我則是「痛極亂求神」，下了課還去教堂對聖母瑪利亞絮絮叨叨地念經，請她看顧我的牙齒。如此祈禱幾次之後，牙齒果真慢慢不痛了。

視頻裏那個從牙醫診所逃出來的小朋友最後還是被護士捉了回去，在醫生面前哇哇地大哭着。

沒有護士來捉我這個心底同樣對醫生充滿恐懼的大人。我的牙齒也許還是會痛，手術也許還是會做……管它呢，先拖着，到時候再說吧。